

陳 存 仁 編 校

皇 漢 醫 學 叢 書

川 越 衡 山 著

傷 寒 脈 證 式

上 海 中 醫 學 院 出 版 社

2045/2302

傷寒脈證式
提要

本書爲川越衡山氏所著。其所謂式也者。言其所有憑依。而便取法也。

蓋脈有形勢。證有奇正。不辨形勢奇正。則證脈無據故耳。衡山氏對於傷

寒真旨。勵志研究。歷有年所。遂得窺其淵奧。輯成證治式例。全書一帙。計

分八卷。一至三辨太陽病。四辨陽明病。五辨少陽病。六辨太陰病。七辨少

陰病。未辨厥陰病。每條首列原文。次列己所臆見。或舉先輩之謬訛。或示

後學之扼要。註釋精博。闡發蘊奧。誠爲辨證傷寒之南鍼也。

傷寒脈證式緒言

傷寒之書。不知成何時代矣。世傳云。後漢長沙太守張機仲景著傷寒論。雖然。後漢書及三國志並不載焉。或晉唐宋元明之諸書。適及此者。亦皆所追考。而不更聽有明證矣。蓋斷之後漢者。特以其自序文徵之耳矣。抑自序之於撰。意趣失要。契字句不雅馴。較之本論。豈啻天壤而已哉。恐後人據千金方藝文志等。爲之篇者乎矣。且也書其名姓。題漢字者。卻見後人之手痕明矣哉。要之吾儕所矜式。唯其論與方而已。如其時與人。則邈乎不可的斷也。無已則措而不論。亦無害大義耳矣。今謹稽本論之作意。蓋取其規矩於易經者也乎。太一肇生陰陽。而入卦位焉。邪氣備虛實。而六經定焉。卦爻繫彖象。部位配脈證。此雖固異其道。而豈非有所似乎耶。且其辭句之韞古。齒之於文言繫辭。亦爲敢不大誣乎耶。以是觀之。則其時與人。既已於上古。亦不可知矣。然是余之所私淑也。胡其強之人爲乎哉。

傷寒之名。載在史傳及醫籍。然皆以爲嚴寒所傷。爲之義者耳。仲景氏之旨。特不然矣。說者率以其不然。而強之史傳醫籍之通言。難哉。窺其面目也。蓋傷也者。傷戕傷害之義也。寒也者。寒熱之寒。而虛寒之謂也。是故

傷之者非寒。適爲四時氣候所傷也。夫蓋四時氣候之於人也。以常論之。則必畢於生育之一道耳。爾豈敢爲且戕焉。且傷焉乎哉。雖然。人苟失其常之調度。則四時之氣。直透徹于軀內。而使血液心氣。紊亂其政令。於是乎病脈證出焉矣。故病與不病。我自取焉。亦胡強之四時氣候爲乎耶。然則彰明哉。傷者。以四時氣候言之。寒者。以病之情狀言之也。何謂病之情狀乎。精氣虛寒之生於內。是之爲情也。惡寒厥寒之顯於外。是之爲狀也。可知寒之情狀。而非嚴寒之寒也。夫既寒之內。外乎情狀也。不得固一其態矣。病輕則寒亦淺焉。寒既深。則病亦自重焉。輕重淺深。出入去住。皆無有所偏于茲者矣。此卽所以統名於疾病。曰傷寒也。或人曰。傷寒之統名於疾病。其言照亮矣。然是之小冊子所論。其方纔不過一百。以不過一百。而欲充之疾病之千態萬變。則牽強附會。亦尙不及焉。吾則不信矣。曰。有是哉。問也。後人舉醫膜於如吾子所言。莫更開眼於二千載之後者。往往稱古方家之徒。劃方於傷寒金匱。而大羞用唐宋元明之方。斷然不顧矣。仲景氏旨不然矣。凡疾病之在人乎。萬焉而不止。億焉而不盡。猶如人之各異其面貌也。然則籍使藥方億萬。豈得盡而不殘哉。是故本論繫于證方。以三陽三陰。及傷寒中風者也。此於其證方。則雖如劃于茲。而於其三陽三陰及傷寒中風。則固不止于茲。宜以漁獵於億萬之疾病焉矣。

夫既知以三陽二陰及傷寒中風而會漁獵於億萬之疾病。則亦自於證方之如劃于茲者。不啻縱橫其馳驅於茲而已。亦復取謨範於茲。而應爲擇唐宋元明諸家之證方。以供之施用焉矣。是故余所謂以傷寒論治衆病者。非劃證方于此之謂矣。惟是以三陽二陰及傷寒中風而會漁獵于億萬之證方之謂也。然故縱方劑之成於今者。亦不汎濫于三陽二陰之謨範者。採而以用之。况於唐宋元明之方劑乎。惡能爲劃方於傷寒金匱哉。可謂世稱古方家者。未知古方也。豈其可不思議乎哉。

辨脈法。平脈法。疑是宋高繼沖。當時編錄進奏之舊。而孫奇等削去之遺文也。如論其陰陽表裏。氣血營衛。臟腑虛實也。不繫之以病證。而單斷之於脈。又論其五行配當。四季不同。尺寸參差。呼吸出入也。推之漏刻。正之菽數等。概比類乎素問難經者也。豈敢配之於本論之脈式哉。夫蓋本論之於脈式也。有以狀言之者。又有以勢言之者。不可不精論矣。浮爲三陽之經脈。沈爲三陰之經脈。遲數弱弦細微之緯于浮沈。疾與促之反于表裏。洪大之亘于內外。此爲之脈之狀也。如緩緊滑瀯則皆以脈之勢言之者也。故不可固期之於一狀一態者也。蓋緩緊之於勢也。以察邪力之驗劇與平易焉。滑瀯之于勢也。以察精氣之主虛與不主虛焉。緩也者。以其勢之安舒言之。緊也者。以其勢之怒力言之。滑勢之於有膩油。瀯勢之於

爲枯槁。互參伍之。則輕重虛實之分界。須確然而指點也。是故緩緊滑瀉之於四勢也。必胚胎於浮沈之經脈。又必含蓄於遲數弱弦細微之緯脈也。以是乎辨病位於當今者。乃浮沈遲數弱弦細微是也。察轉變於未然者。乃緩緊滑瀉是也。後世不通此等義。纒纒費之解。而皆如曲直不相容者。蓋有故乎爾。

傷寒例。卽王叔和之所例。而固非本論之例。蓋繼沖採抄之於此也。所謂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眞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之言。可以徵矣。

痙濕暈。蓋出于後世病名岐流之撰者也。亦繼沖之所採抄焉。按此篇併上二篇。及自序。共四篇。以冠之提頭者。大氣昏乎本論之旨歸。恰如玉石同櫃。連貫乎魚眼珠璣也。宜一掃而復之。古已爾。

蓋傷寒論之遠古也。晉唐宋元明之諸家。祖述之者。若干輩。暨吾邦從事于此者。往往雖不墮其人。或不免五行生克。配當引經之說。或膠漆字句。而鑿鈇乎管闕錐指。或夙寢家言。而甘心乎牽強附會之徒。未窺其淵奧者也。夫蓋學此書也。固無他。唯以脈證耳。以脈證有道矣。曰脈有形勢。證有奇正。不辨形勢奇正。則脈證亦何足據乎哉。宜以辨形勢奇正爲務也。是故雖假脈證之一於其字句。而係之以虛實陰陽。則其脈果異分寸高

低。其證果異輕重緩急。既辨分寸高低之差。而形勢之脈可察矣。既辨輕重緩急之別。而奇正之證可識矣。而後奇正據形勢。而察其機焉。形勢待奇正而備其態焉。以是奇正者。形勢之式也。形勢者。亦奇正之式也。式也者。言所憑依而取法也。診按之精。施用之活。莫不一出于茲也矣。苟志醫者。豈其可忽諸乎哉。是余之所以以脈證式。命于是書也。文化甲子冬。至日。川越正澈誌。

傷寒脈證式目錄

卷一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一……………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中第二……………一七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下第二……………五九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并治法第四……………八三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并治第五……………一一三

卷六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第六……………一一七

卷七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第七……………一二一

卷八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第八……………一三七

傷寒脈證式卷一

典藥寮司醫 川越佐渡別駕正淑大亮著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一

按陽也者。取義於顯著也。以象病勢之顯著於外也。蓋病勢之顯著於外者。乃是以精氣勝于邪氣故也。夫精氣之勝于邪氣乎。不固一其態。不能必無多少之異別也。此即所以有三陽之說也。太陽病也者。以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假名之也。是故有病而後呼曰太陽者也。豈敢爲稱之於常於經絡乎哉。夫太陽之位於肌肉間也。頭項胸腹及四肢。皆不能無肌肉間之位地。故於其候法。亦不必一而止矣。觀於其有汗出者。有無汗者。有身痛者。有身不痛者。則雖如異其位地。而均是在一太陽而已。既在太陽。而有殊別如此者。以其位地之汎然也。以是乎。分爲之三篇也。上篇主輪桂枝湯。而及其比類。中篇主輪麻黃湯。而及其比類。是乃明於桂枝麻黃各自太陽之正脈證者也。如下篇則論上中二篇之變。而旁弘柴胡之變者也。所以呼爲太陽下篇也。脈證相屬言之者。是欲定其部位于茲也。何則。唯以脈而不對證。則脈奚辨其部位。其要在乎對證矣。唯以證而不對脈。則證奚辨其部位。其要在乎對脈矣。然則脈必俟證而辨其位。證必俟脈而辨其位。脈證既辨。而病位定。病位既定。而治法自隨焉。此即所以脈證相屬言之也。豈可忽諸乎。辨也者。辨識辨別之義也。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此條。爲太陽之太綱領也。夫太陽之於脈證也。刺易輕重雖固數。而無不曾出于此條之變也。此乃所以爲綱領也。蓋以脈浮以下之候。名之太陽病者。固肇于是書。故曰太陽之爲病也。爲字可眼矣。浮也者。浮揚之謂也。

凡脈浮者。精氣勝于邪氣之所令然也。是故不但於太陽。如少陽陽明。亦皆不得不浮。雖然。浮之爲浮者。獨在于太陽。而不專於少陽陽明也。故標曰脈浮也。頭項強痛。猶曰或頭痛。或項強也。蓋太陽之於邪也。無固有定處。唯是鬱陶于肌肉間者也。以其勢必濶上部。所以爲或頭痛或項強也。今不曰頭痛項強。而合之曰頭項強痛者。是唯欲示邪勢之異同。而不可容輕重之差別也。而者。斷續之辭也。蓋惡寒之於證也。有陰陽二途之分。而其分別之也。必在于願餘證候也。是故併脈浮以下之候。則爲之太陽之標準也。若其爲少陽爲陽明。或爲三陰者。皆併其證候。而辨別之。不可不准知矣。且夫惡寒之亘於三陽三陰也。亦不可無說焉。蓋邪氣之在軀殼乎。必爲敵於精氣也。其敵之淺而未深乎。精氣必爲之屈覆。不能必得常之調度矣。惡寒本于此而出焉。爲之陽位惡寒也。其敵於精氣之深而不淺乎。精氣必爲之耗損。必失其常之調度矣。亦不能無惡寒矣。爲之陰位惡寒也。惡寒之雖一其形狀。而有其分別也如此矣。豈其可忽視焉哉。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此條弘發首一條。而論有太陽病之一輕證如此者也。蓋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專汲汲乎肌分者。發是脈證也。發熱汗出者。精邪擾越於肌分之所爲也。惡風。卽惡寒中之一輕證也。故身觸于風。則覺寒耳。是乃以精氣屈撓之最微也。脈緩對脈緊。共以脈勢言之。非以一脈狀言之也。緩者。言脈勢之平易也。緊者。言脈勢之峻劇也。蓋緩勢之於平易。與緊勢之於峻劇。可相對以知邪氣之輕重矣。此爲之緩緊之脈意也。是故。往往所論之諸凡之脈。不可不必顧其勢于茲矣。後世不辨此義。論緩於脈之情狀。論緊亦於脈之情狀。遂至失古脈之本旨。豈其可不嗟乎哉。蓋曰脈緩者。卽牽引上條所謂脈浮來。而言其脈浮而無劇勢也。故知或有浮數而緩勢者。或有浮大而緩勢者也。中風。卽傷寒中之一輕狀也。取義於中風爲惡風。而名之者也。爲者。假爲之謂也。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此條亦弘發首一條。而論有太陽病之重證於如此者也。或者。亘兩岐之辭也。已者。既往也。必者。懸期之辭也。

蓋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專駸駸乎肉邊者。發此脈證也。夫發熱之巨兩岐者。惟是邪勢之異。而不可必容輕重之論矣。雖然。無輪於已發熱者之易認于太陽。於其未發熱者。則或不能無疑若為裏屬也。故揭舉惡寒。以示其尚在于表位也。體痛嘔逆。因邪勢密而不輸泄。併精氣壓滯也。是乃以無汗故也。陰陽言三陽三陰也。緊對緩。言其勢之駿劇也。蓋以脈緊為傷寒者。豈唯三陽已哉。三陰亦然矣。故曰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也。夫既緊之為傷寒也。實之三陽三陰。則知緩之為中風。亦復實之三陽三陰也。後世論陰陽者。或以營衛左右。或以指之舉按。議論紛冗。皆繁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以上二條。皆傳經家之所論。而大違本論之言矣。豈何瑕論之乎哉。

太陽病。發熱而渴。而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瘧癘。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按此條。蓋出後世病名。多岐之杜撰。遂為古道之荆棘也。吳又可輩之所祖述。蓋在于斯邪。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應發首揭惡寒。而復論其惡寒之標式也。病也者。包裹陰陽輕重之稱也。夫疾病者。精氣之賊也。是故病雖異於陰陽輕重。而於夫其常則一也。所以曰病也。惡寒者。出於精氣有隙也。而有隙之於實者。有隙之於虛者。不期以辨之。則治亦不可從焉。於是乎。以熱之有無。而候其虛實陰陽也。故曰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以

斯有其實隙而惡寒者。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以斯有其虛隙□而惡寒者也。陽者主太陽。而旁包少陽陽。弱陰者主少陰。而包太陰厥陰。蓋陽位之有熱。陰位之無熱。是爲通篇之標式也。發於陽者以下。蓋後人之所附錄也乎。千金翼熱字下皆有而字。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以上三條。皆無正文之氣格矣。蓋傳經家之論矣乎。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此條。雖能援寫本論。而熱推之。則寒熱既失其位置。豈敢恠其式例乎哉。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啻啻惡寒。浙浙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始則標太陽中風之脈例。而論預察陰陽轉變之機兆於斯。而終則具列桂枝之證候者也。太陽中風。應發首第二章言之也。陽浮而陰弱。以脈之奇正言之也。陽者。主太陽而通二陽。陰者。通稱三陰也。乃今以正言之。則陽脈浮。而或緩。或緊者。有其熱自然而揚發之勢也。雖然。今不發其熱。則邪氣何爲得去乎。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此蓋欲示其發表之有規也。以奇言之。則陽脈浮而弱者。遂有欲歸陰脈沈弱之機也。故有其汗自然而出之勢也。雖然。今不發其汗。則邪氣何爲得去乎。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此蓋亦欲示其發汗之有規也。然則如弱脈。亘于浮沈陰陽而言之。可察知焉。大凡脈之偏于陽與陰者。皆有其匹耦而存焉。如浮之於沈。大

之於細洪之於微滑之於瀘是也。論中言弱脈而無強脈。故知弱之巨陰陽浮沈也。弱者邪氣壓精氣之脈也。與微之出于精虛者自殊矣。奮奮惡寒。漸漸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是桂枝之軌範也。故非言使一病人而必具之諸證者。要在於即其一證。而知桂枝之軌範也。乃今並舉惡寒惡風者。欲示是等之義也。奮奮縮身貌。漸漸瀘水貌。翕翕如翕如之翕。言通身肌分之熱勢相齊也。鼻鳴以熱氣上熏。鼻中奮飲之所爲也。乾嘔以邪密肌分。氣鬱集于心之所爲也。主也者。主一無適之意。而謂此證之前後左右。亦當有處此湯之境內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

咬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皦皦。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按桂枝湯之於方也。本論處方之始也。故服之法。丁寧精密。無所不盡矣。是不啻盡之於此而已。凡於發汗方。皆嘗取法於此。而慎其服法矣。故下文往往有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等之語。可以照應耳。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是大似言稀粥以益桂枝之力。雖然。若桂枝湯而其力不足。則有各半二一越婢一之說。豈假稀粥之力爲乎。以是考之。則桂枝稀粥固兩其任。而於相與供去邪之用則一也。桂枝則發解邪也。稀粥則鼓舞精氣也。夫桂枝湯之於邪氣也。精邪結滯於肌分也。故精若不伸。則邪不去。邪若不去。則精不伸。於是乎。桂枝稀粥兩其任。而相與供去邪之用者也。麻黃湯。葛根湯之與精邪爲對應者。固有別矣。不可混同也。皦皦。滋潤貌。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此述發汗之準據也。夫蓋汗卽津液也。固畏脫之。雖然。非發之

則邪氣不解。故取微似有汗者爲益佳。若使之流瀉。則縱令病差。亦奈亡津液何。故曰病必不除。戒其不可漫之也。後服小促役其間。一本作後服當促其間。爲是矣。半日許令三服盡者。即促其間之意也。若病重者。謂桂枝湯而其病重者也。若其病輕乎。當一服而病差。或二服而病差耳。今也。三服而病尙不差。則周時觀之。若其病證依然者。當服藥無度。連用二三劑也。周時觀之。言比觀之於前日也。一日一夜服。即周時注意耳。粘滑油膩也。五辛。謂大蒜。小蒜。韭。芸薹。胡荽也。酪。以牛馬乳造之。蓋禁口之法。非久要禁之。唯禁遯。迨於服藥而已矣。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本于上條。而具桂枝湯之一病狀者也。標曰太陽病者。以頭痛以下之候言之也。此於是證也。邪氣位於肌肉間。而其勢走於上部及肌分之所令也。頭痛。出于精邪擾動於上部也。發熱汗出。亦出于精邪擾動於肌分也。惡風者。精氣屈撓之所出也。今也。雖不言脈之如何。而徵之於發首第二條。則其脈當緩自明矣。且於其脈式。則亦須求之於陽浮陰弱之例乎爾。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此條。直對上章。而代頭痛以項背強。別其證方者也。項背強几几。推之葛根湯。則當無汗而今否。故曰反也。汗出惡風。尙以桂枝湯言之也。蓋葛根之爲任。能緩項背強也。夫邪氣之溲項背乎。不能必無淺深之分。於是乎。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湯之設也。於此湯則肌分汲汲之邪。專溲于項背。故汗出惡風也。於彼湯則肉分驥驥之邪。專溲于項背。故無汗惡風也。可知項背亦自有淺深之異也。几。居屢切。几几。言項背不柔順。如凭几案然也。素問。几几然目眈眈。亦是之謂也。

桂枝加葛根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四兩。以水一斗。先煮葛根。減

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餘依桂枝湯法。

按本作不須啜粥者非也。故今改之。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此其始也。太陽病而勢及于裏者也。於是承氣輩下之而其勢既拔矣。然則表裏更無所病矣。但所存者氣液之不和而已。故曰後也。後者解後之辭也。其者更端之辭也。蓋氣也者。斥所以生之一氣也。而其源起于膈中。浩然徧軀殼者也。津液者氣之車也。故津液不和則氣必失所御矣。氣既失所御則其勢上奔必矣。此乃所以出上衝也。以是欲治其上衝則以先和津液爲務也。蓋津液之不和今猶因於表裏開闔之不順也。是故以桂枝湯先導其開闔則活氣自運行。津液自順流。氣液既復其常度則上衝亦自止矣。是乃不治上衝而上衝自治之略也。且夫桂枝湯而標上衝者殊爲一活用也。故不曰主而曰可與也。與者與謀之義也。方用前法言藥方據用前法而已。不以發汗法也。論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宜桂枝湯與之正同矣。皆不用發汗法者也。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此尙丁寧上之所言也。縱令津液不和而若未及見病證者則非固桂枝湯之所與也。當以穀肉果菜之養而復之者也。胡其混同之乎哉。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按三日當作二三日。蓋傳寫之誤也。夫日數之於一二日及二三日也。爲之太陽之概法也。故今標二三日以含蓄於桂枝之場也。此既發汗之不得其折中乎。其勢尙或象可吐下可溫鍼者也。於是乎雖或吐下之或溫鍼之而非固吐下溫鍼之所宜治則其證犯亂而不得解。此爲之壞病也。是故雖今日數尙在於桂枝之場而桂枝輩不中與也。壞病者言證候犯亂而以反對爲參伍者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是乃言治壞病之式例者也。夫蓋雖證候犯亂而以反對爲參伍而比觀其脈證則果足辨其犯證之出於何逆治也。既已辨之則爲棄其犯證而隨其定證則處方之意可以得初而一耳矣。脈證之證包定證與犯證言之。隨證之證。

但斥定證言之也。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條論桂枝之方意。而旁及麻黃證者也。是蓋要於使桂枝麻黃各勿混淆也。桂枝本爲解肌。不是唯於桂枝湯。況及桂枝之諸類也。故不曰桂枝湯。而曰桂枝也。本者。本根之義也。解肌者。言解散於肌分之邪也。是爲之桂枝之方意也。若其人以下麻黃湯之準證也。脈浮緊對浮緩。示其勢不平易也。蓋麻黃湯之爲輕也。雖固位於肌肉間。而其勢之所競。專在於肉邊。以是乎雖發熱之如不異於桂枝湯。而度量之以媿於汗不出。則自知發熱亦加根力於桂枝湯也。不可與也者。不可與桂枝湯。而可與麻黃湯之謂也。常乎常也。言未臨其場。而須常哲識彼此之差別。使病者勿令誤其生命也。又按此條。桂枝麻黃位地轉旋之文法備矣。故今又轉轉旋之。則猶如云麻黃本爲解肉。若其人脈浮緩發熱汗出者。不可與也爾矣。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以上三條。皆無所稽耳。蓋後人所漫論矣乎。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太陽病發汗。以桂枝湯言之也。遂者。兩事之辭。漏。漏出也。今也。雖不用發汗法。而汗漏出不止者。是不唯由表邪之不解已。頗由於精氣不整也。故及惡風以下之證。繼踵蜂起也。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皆本于精液虛滯也。是故曰其人。以更端於桂枝之場也。四支微急。言四支拘急之微也。難以屈伸者。以兼痛也。若夫於四支拘

急。尙且無勞屈伸者。以無痛也。然則拘急而無痛。微急而反有痛。是豈非似證與痛互失其所置耶。不可不精論焉。蓋如四逆湯之於四支拘急。及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之於四肢拘急不解。則皆偏於精液枯竭。而精邪無分爭之勢者也。是乃所以無痛也。今也若微急。則雖固本三虛滯。而其勢尙與表邪不解者。爲相激者也。是乃所以有痛也。以是欲眼難以屈伸者一句。使讀人知治方之在于此也。若夫論之地位。則有出太陽。而欲入少陰之機者也。故爲之太陽少陰間之一證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水煮升合。依桂枝湯法。不須啜粥。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此條對其氣上衝之桂枝湯。而論之異同者也。是於其二者。雖均下之。而彼則得其肯綮。而既無所病矣。此則以不得其肯綮。表邪未得盡去。雖然。於其下證則幸愈。故亦曰後也。夫既表邪尙未盡去之勢。卒屈鬱於胸中。而使裏氣不振焉。是乃所以脈促胸滿也。此於是胸滿也。雖如少陽。與彼已根柢于胸脇。而並於脈弦等者。旨趣大異矣。須明辨矣。凡促之爲脈。言催促而其勢迫于表也。與疾脈反對。而爲之表位之脈式也。如葛根黃芩黃連湯之於脈促亦是矣。可知胸滿之本於表位餘邪也。故今制之也。運用和調乎表裏。則餘邪自可得解散也。是爲之桂枝去芍藥湯之任也。若微惡寒者。言胸滿而微惡寒者也。此於其微惡寒也。即裏氣不振之漸深。絃現虛態者也。所謂發於陰者是也。夫既有胸滿之本於表。而又有微惡寒之發於陰。故今設表裏兼治之略。以與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者也。至矣哉。旨也。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水煮升合。從桂枝湯法。不須啜粥。